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点建设文库

元明历史笔记论丛

姚继荣 著

民族出版社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点建设文库

元明历史笔记论丛

姚继荣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明历史笔记论丛 / 姚继荣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105 - 14039 - 8

I. ①元… II. ①姚… III. 中国历史—笔记—元代
②中国历史—笔记—明代 IV. ①K247.066 ②K248.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5549 号

元明历史笔记论丛

策划编辑: 李志荣

责任编辑: 康厚桥 贾俊杰

封面设计: 金 晔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www.mzpub.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4.5

字 数: 641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039 - 8/K · 2469 (汉 1375)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目 录

一	元明历史笔记述论	1
	○元明社会走向与历史贡献	1
	○元明学术思潮与史学发展大势	4
	○元明笔记、野史笔记与历史笔记	9
	○元明历史笔记的史料价值与缺陷	16
	○元明历史笔记的出版、研究与利用	23
二	元代历史笔记（上）	32
	○概说	32
	蒋子正与《山房随笔》	35
	刘一清与《钱塘遗事》	39
	佚名与《东南纪闻》	41
	王鹗与《汝南遗事》	44
	李治与《敬斋古今甝》	47

李志常与《长春真人西游记》	50
刘祁与《归潜志》	53
林坤与《诚斋杂记》	57
王恽与《玉堂嘉话》、《中堂事记》	59
三 元代历史笔记（中）	65
○概说	65
黄潛与《日损斋笔记》	68
俞德邻与《佩韦斋辑闻》	72
刘埙与《隐居通议》	76
鲜于枢与《困学斋杂录》	79
白斑与《湛渊静语》	83
周达观与《真腊风土记》	86
吾丘衍与《闲居录》	89
郭畀与《云山日记》	92
杨瑀与《山居新语》	95
陆友仁与《砚北杂志》、《吴中旧事》	100
盛如梓与《庶斋老学丛谈》	104
四 元代历史笔记（下）	108
○概说	108
郑元祐与《遂昌杂录》	114
吴莱与《三朝野史》	116
郭翼与《雪履斋笔记》	118
纳新与《河朔访古记》	120
陶宗仪与《南村辍耕录》	123

徐显与《广客谈》、《稗史集传》	127
李翀与《日闻录》	130
佚名与《农田余话》	133
陈世隆与《北轩笔记》	134
姚桐寿与《乐郊私语》	138
孔克齐与《至正直记》	142
五 明代历史笔记（上）	146
○概说	146
宋濂与《洪武圣政记》	151
王祎与《国初礼贤录》	154
叶子奇与《草木子》	156
刘绩与《霏雪录》	161
张定与《在田录》	164
马生龙与《凤凰台记事》	166
黄福与《奉使安南水程日记》	168
金幼孜与《北征录》、《北征后录》	170
孙道易与《东园客谈》	172
胡广与《胡文穆杂著》	174
费信/马欢与《星槎胜览》、《瀛涯胜览》	176
孔迩述与《云蕉馆纪谈》	178
李贤与《古穰杂录》、《天顺日录》	180
六 明代历史笔记（中）	185
○概说	185
商辂与《蔗山笔麈》	191

赵善政与《宾退录》	195
彭时与《可斋杂记》	199
叶盛与《水东日记》	202
刘昌与《悬笥琐探》	206
黄瑜与《双槐岁抄》	208
沈周与《石田杂记》、《客座新闻》	212
尹直与《寒斋琐缀录》	218
马愈与《马氏日抄》	222
王铤与《寓圃杂记》	224
陆容与《菽园杂记》	228
贺钦与《医闾漫记》	230
陆釴与《贤识录》、《病逸漫记》	234
陶辅与《桑榆漫志》	238
戴冠与《濯缨亭笔记》	240
文林与《琅琊漫抄》	243
郑瑗与《井观琐言》	246
宋端仪与《立斋闲录》	250
王鏊/王禹声与《震泽长语》、《震泽纪闻》、 《续震泽纪闻》和《王文恪公笔记》	253
梅纯与《损斋备忘录》	259
姚福与《青溪暇笔》	263
张纶言与《林泉随笔》	264
杨一清与《西征日录》、《制府杂录》	266
都穆与《谈纂》、《听雨纪谈》	272
张志淳与《南园漫录》	276
杨循吉与《苏谈》、《吴中故语》	279

王鸿儒与《凝斋笔语》	283
王琮与《双溪杂记》	285
祝允明与《野记》、《前闻记》	288
黄暉与《蓬窗类记》、《蓬轩吴记》和《蓬轩别记》	292
皇甫录与《皇明纪略》、《近峰闻略》和《下俾纪谈》	296
罗凤与《延休堂漫录》	300
许浩与《复斋日记》、《两湖麈谈录》	302
何孟春与《余冬序录》	306
王济与《君子堂日询手镜》	310
陈洪谟与《治世余闻》、《继世纪闻》	312
陆深与《停驂录》、《燕闲录》、《玉堂漫笔》、 《金台纪闻》、《溪山余话》、《春雨堂杂抄》和 《愿丰堂漫书》	318
陈霆与《两山墨谈》	329
崔铤与《漫记》、《后渠杂识》	333
徐祯卿与《翦胜野闻》	336
韩邦奇与《见闻考随录》	339
陈良谟与《见闻纪训》	341
孙继芳与《矾园稗史》	343
徐咸与《西园杂记》	346
梁亿与《遵闻录》	348
董谷与《碧里杂存》	349
敖英与《东谷赘言》、《绿雪亭杂言》	352
顾元庆与《西轩客谈》、《檐曝偶谈》和《云林遗事》	356
郎瑛与《七修类稿》及续稿	359
俞弁与《山樵暇语》	362

杨慎与《丹铅录》、《谭苑醍醐》	363
胡侍与《墅谈》、《真珠船》	368
陆粲与《庚己编》	372
陆垹与《笈斋杂著》	375
顾芥与《海槎余录》	377
姜南与《投瓮随笔》、《风月堂杂识》和 《半村野人闲谈》	380
陈鼎与《百可漫志》	384
冯汝弼与《佑山杂说》	386
李默与《孤树哀谈》	389
郑晓与《今言》	391
陈德文与《孤竹宾谈》	394
余永麟与《北窗琐语》	397
佚名与《沂阳日记》	399
陈汝铎与《甘露园长短书》	401
乔世宁与《丘隅意见》	403
田汝成与《炎徼纪闻》、《藤峡纪闻》	405
李诩与《戒庵老人漫笔》	407
何良俊与《何氏语林》、《世说新语补》和 《四友斋丛说》	411
陆树声与《清暑笔谈》、《长水日抄》和《毫余杂识》 ..	417
李文凤与《月山丛谈》	421
陈全之与《蓬窗日录》	423
张瀚与《松窗梦语》	426
陆楫与《蒹葭堂杂著》	431
徐学谟与《世庙识余录》	433

王文禄与《文昌旅语》、《庭闻述略》和《龙兴慈记》	… 436
叶权与《贤博编》	… 441
田艺蘅/徐懋升与《留青日札》、《留留青》	… 444
耿定向与《先进遗风》	… 448
七 明代历史笔记（下）	… 451
○概说	… 451
张居正与《太岳杂著》	… 461
王世贞与《凤洲杂编》、《觚不觚录》和 《弇山堂别集》	… 463
蒋以化与《西台漫纪》	… 472
朱孟震与《河上楮谈》、《汾上续谈》、《浣水续谈》和 《游宦余谈》	… 474
伍袁萃与《林居漫录》、《弹园杂志》	… 477
周玄暉与《泾林续记》	… 481
李乐与《见闻杂记》及续记	… 483
王世懋与《窥天外乘》、《二酉委谭》	… 486
冯时可与《雨航杂录》	… 490
沈榜与《宛署杂记》	… 493
林炆与《林氏杂记》	… 495
焦竑与《焦氏笔乘》、《焦氏类林》和《玉堂丛语》	… 496
余继登与《典故纪闻》	… 504
刘元卿与《贤奕编》	… 507
于慎行与《读史漫录》、《谷山笔麈》	… 509
周暉与《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和 《二续金陵琐事》	… 517

王士性与《广志绎》	520
王临亨与《粤剑编》	526
冯梦祯与《快雪堂漫录》	528
胡应麟与《少室山房笔丛》	531
李绍文与《云间杂识》、《明世说新语》	535
徐应秋与《玉芝堂谈荟》	538
姚旅与《露书》	540
张大复与《梅花草堂笔谈》	543
张懋修与《墨卿谈乘》	548
林茂佳与《南北朝新语》	550
朱国祯与《涌幢小品》	553
陈继儒与《见闻录》、《珍珠船》、《偃曝谈余》和 《岩栖幽事》	557
张萱与《疑耀》、《西园闻见录》	563
方大镇与《田居乙记》	568
徐复祚与《花当阁丛谈》	571
丁元荐与《西山日记》	573
顾起元与《客座赘语》	576
蒋一葵与《尧山堂偶集》、《尧山堂外纪》	580
宋凤翔与《秋泾笔乘》	584
朱元弼与《犹及编》	585
周应治与《霞外麈谈》	588
谢肇淛与《五杂俎》	590
范濂与《云间据目抄》	594
沈德符与《万历野获编》、《敝帚轩剩语》	599
刘若愚与《酌中志》	605

萧士玮与《春浮园别录》	608
叶绍袁与《启祯记闻录》	610
郑仲夔与《玉麈新谭》	613
刘侗与《帝京景物略》	615
谈迁与《枣林杂俎》、《枣林外索》	618
蒙正发与《三湘从事录》	621
茅元仪与《西峰谈话》、《暇老斋杂记》	623
吴应箕与《留都见闻录》	627
姚士麟与《见只编》	629
曹家驹与《说梦》	632
唐昌世与《随笔漫记》	634
夏允彝/夏完淳与《幸存录》、《续幸存录》	637
杨士聪与《玉堂荟记》	640
张岱与《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快园道古》	643
薛案与《薛谐孟笔记》	649
沈寿世与《遗事琐谈》	651
范康生与《仿指南录》	653
李清与《三垣笔记》、《南渡录》	654
李中馥与《原李耳载》	659
黄淳耀与《山左笔谈》	663
文秉与《先拨志始》	667
陆圻与《纤言》	668
林时对与《荷牖丛谈》	671
李逊之与《三朝野纪》	673
朱长祚与《玉镜新谭》	676
徐开禧与《涉园琐记》	678

崔嘉祥与《崔鸣吾纪事》	679
王弘撰与《山志》	683
王秀楚与《扬州十日记》	686
邓凯与《也是录》、《求野录》	688
佚名与《謏闻续笔》	690
佚名与《谈往》	692
李介与《天香阁随笔》	694
杨德泽与《杨监笔记》	695
参考文献	699
后记	701

一 元明历史笔记述论

○元明社会走向与历史贡献

元朝（1271—1368）和明朝（1368—1644），是中国古代两个接踵而至的盛大王朝。不过，前者不足百年，而后者则近三个世纪。元朝的历史，大略可分为初期（世祖朝：1271—1294）、中期（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和宁宗朝：1295—1332）、晚期（顺帝朝：1333—1368）；而世祖朝，实际还可上溯至中统元年（1260）。明朝的历史，大略也可分为初期（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和宣宗朝：1368—1435）、中期（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和穆宗朝：1436—1572）、晚期（神宗、光宗、熹宗和思宗朝：1572—1644）；而于崇祯之后，还有一段很难归属清朝的南明史，不妨列入晚明为好。从元明历史笔记发展的实际情况考虑，大略可按上述的历史分期来把握它的发展和演变之迹。

一个半世纪多一点的蒙元史，是蒙古族最值得追忆的时代。这一段

辉煌，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从斡难河畔开始书写的。原始的天命观，使他认定自己受命于天，应该成为天下的主宰，于是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征战活动。成吉思汗祖孙三代用了大约六十年的时间，缔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大蒙古国”。后来，这个庞然大物又一分为五，即蒙古汗国（元朝）和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①），而后者在名义上也承认前者的宗主地位。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以“元”为国号，取《易经》“大哉乾元”，“至哉乾元”之义。元朝“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②，国土空前辽阔。它的历史贡献在于，一个空前绝后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了，结束了自五代以来的民族纷争和地方割据，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元朝重视农牧业和手工业，农艺、医药、文学、天文和历算取得了新成就；元朝还把佛教定为国教，而道教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另外，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大为加速，体现了元朝文化的多元化特点。

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又强调以汉法治汉人，程朱理学也得到确认，表明对汉族文明的重视。可又推行“四等人”^③制，以蒙古为尊，而南人最贱，诱发了民族尖锐对立的情绪。另外，在元代，“九儒十丐”的说法，虽说不准确，可文人儒士被忽视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信仰的多元化，也削弱了儒家思想在民众中的影响。^④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不尊重知识的民族和国家，它的历史命运必定也是可悲的。元朝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从总体上说，元代的社会历史进展不大，而反映在文化上几乎可说是止步不前的，以致引发了

① 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又称“伊儿（儿）汗国”。

② 《元史·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③ 元朝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在用人、行政、法律地位以及有关权利、义务上，实行不平等的规定。

④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三），19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明人王世贞“元无文”^①的讥嘲。元朝统一的局面，还没有维持百年就土崩瓦解了。造成这样的结果，从很大程度上说，元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难辞其咎。

朱元璋举事立国，是对元朝偏颇政治的反动。他登高一呼，八方响应，所以，把蒙古人赶回到草原没有费多大劲，而翦灭盘踞南方的割据势力反倒是几经周折。在中国历史上，他既是出身卑微的帝王，也是很重制度和纪律的君主。另外，他和他的后人，通过裁中书、废丞相、设厂卫、任太监、制律诰、重理学，把古代的专制集权推向了顶峰。清人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②在这里，赵氏所论的是朱元璋，实际上，对大多数帝王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有些人看来，明朝似乎没有什么可作谈资的东西。虽说也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可它北边只及长城，向东止于山海关，西北止于嘉峪关，这只比北宋略大一些，既不能与它所承接的元朝相比，又不能与代它而起的清朝相比，也不敢望早先强汉盛唐之项背。

不过，明朝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一是纠正了元朝在民族问题上的过激倾向，从而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减少了民族冲突，呈现出了四方“宾服”的局面；二是厘革了一些元朝施政不当的弊端，全面、系统恢复了以汉文化为主要积淀的政治制度，倡导仁政，从而使社会迅速走向稳定；三是致力于以农业文明为代表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使人们安居乐业，工商业也步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四是文化、科技的积累、开掘和总结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产生了以《永

^①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3，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6《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北京，中华书局，2005。

乐大典》、《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①》为代表的皇皇巨作，小说、戏剧、绘画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难怪，近人章太炎也说：“洪武肇兴，驱逐胡虏，国势虽不如汉唐，优于赵宋实远。”^②

还需说明的是，自元朝覆灭后，退守漠北内外的蒙古人，一直对明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也是拖疲拖垮明朝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和历代的统治者一样，明朝统治者也克服不了旧时代的痼疾。土地垄断、宦官专权、朝野党争，激化了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而关内的李自成和关外的满洲兵给了明朝最后一击，一齐敲响了它覆亡的丧钟。明朝又采取以“海禁”为标志的自我封闭政策，这一方面与中国以农立国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专制王朝的政治模式有关，既限制了中国人的眼界，又阻碍了近代因素的成长。

○元明学术思潮与史学发展大势

近人梁启超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把秦代以后的学术文化分类排列，即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学。这种分类虽不尽科学，可也大致勾勒出了各个朝代文化的主潮。

“理学”，又曰“道学”^③，是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哲学

^① “天工”一词，语出《尚书·皋陶谟》：“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开物”一词，语出《易·系辞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天工”与“开物”二者合之，是说《天工开物》记录了人们代天工而创造的技术和经验。

^②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24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③ 《宋史》设《道学传》，把程朱学说称之为“道学”；明代编《性理大全》，又把它称之为“理学”；明清之际，孙奇逢撰《理学宗传》，“理学”一词即为学人广泛采用。